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娼妓類二

大弄潔而妍 大弄，嘉慶時廣州船妓之翹楚也。質潔而妍，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，又稱為花魁，聲價殊重。以置身卑辱為恨，恆語人曰：「儂輩增一分聲價，便多一分賤態，人以為可喜，儂以為可悲也。」性高尚，遇風流名士，則肆其詼諧，而不及褻。有貴介致五百金，求半月歡，母利之，不可，強之，遂絕粒。

麥大安善談謔

嘉慶時，廣州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，善談謔，終日娓娓無倦容，不尚豪華。未幾，繆蓮仙訪之，一見如平生歡。因慕王笠航名，以團扇屬蓮仙索笠航書。大安工酬應，送仰無虛日，恆致病。一夕，蓮仙往視，伏枕妝樓，強起坐與語，輒淚下，蓋憂從中來也。因譜《師師令》詞贈之云：「翠眉雙鎖，又淚珠交墮，此時心事有誰知？低首向妝臺斜坐。甚閒愁，難貼妥，到這般慵惰。可憐弱體嬌無那，又似風吹花朵。了無情緒病懨懨，怎得個相思醫可。燕子樓頭人獨臥，坐悶懷如我。」

廣州有揚幫妓

阮文達公元總制兩廣時，初抵省河，泊舟揚幫之船側。揚幫者，其地為流娼所居，娼多揚州人，故名。文達始至，不知也。頃之，四面絃索聲起，時已入夕，一望青簾白舫中，燈火燦爛，異之，顧左右曰：「此何地也？」隨員知縣某率爾而對曰：「揚幫也。」問何由得此名，曰：「此地居戶皆揚州人，揚州人皆婊子，以此得名。」蓋忘文達之為揚州人也。文達擦鬚微笑曰：「然則揚州人至此者皆婊子乎？」某至是始悟，免冠頓首而出，明日，襍被行矣。

蔣伯生日為平康遊

嘉慶時，山左有知縣蔣因培者，字伯生，江蘇舉人，善詩律，少負文名。仕齊魯，日為平康遊。夏日，嘗插花擁髻，放舟大明湖，遇上官，亦不引避，惟偃軀唱諾而已。後為錢中丞臻劾罷，遭戍。吳中士大夫尚惜其才，為之延譽，未期年，復其職。

寶釵為方潘所眷

廣州妓寶釵姿態秀雅，薄負時名。蘇州方某宦粵，偶詣船，見而悅之，約為夫婦，寶釵笑而諾。然寶釵故與富家子潘某暱，潘每至則寶釵終日不梳頭。此中人語云：潘生平不入章臺。某日輕輻過穀埠，遙見寶釵跣足立船首，如雲之髮，下垂未梳，亂頭時節，妍媚無倫。立停舟，遣人招之，且戒曰：「來時勿梳頭也。」自是至潘所，輒不妝飾，遂成習慣。潘溫溫如處女，方則深於世故。寶釵剛日留方，柔日留潘，情好若一，而實偏於潘，以潘之柔婉如意也。

寶釵體弱，善病。方稍暇，即走訊之，遇寶釵服藥，必先嘗。寶釵身承受憐，至是，以為潘不如方矣。疾稍瘳，方攜之上白雲某寺避暑，日暮風和，寶釵憑欄，仰視歸鳥繞樹，方曰：「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，飛鳥亦殊可憐。」寶釵曰：「此所謂揀盡寒枝不肯棲也。」方聞寶釵語，以為風雅而又寄意深遠，還家，市磁青絹扇，以乳金寫秦淮名妓馬湘蘭小傳，字端而小，贈寶釵。一日娼船有火，燬及寶釵所居。方聞警，往視寶釵，問贈扇燬否，寶釵曰：「火至時，金珠手鐲幾不及攜，何暇挈扇也！」方微笑，謂其友曰：「今乃知勾欄中人財重於情矣。」

容憐餌陸某

山陰陸某習申、韓家言，久慕潮州。潮州船妓頗盛，客是土者，大率罄所得不足償游費。惟陸素以老成稱，每燕集，未嘗喚妓。以是數年，得積金近萬，將俶裝回里，徧別故舊，因自矜曰：「吾幸心有主宰，今日垂老，得歸故鄉。」時有妓名容憐者，名噪一時，聞其語，乃遣人招陸之僕李升至，曰：「汝能使汝主人來我舟，即酬汝百金。」一日，陸方薙髮，李忽至前，半跪即起立，若有所求。陸叱問故，李曰：「小人隨主人數年，今主人歸故里，小人將擠溝壑矣，欲小求於主人，可乎？」陸曰：「第言之。」李曰：「今有妓某者，素慕主人名，聞主人將歸，乃巧小的請主人詣其舟，且曰，若得主人寵臨，則當賜小人百金。」陸訝其敢為是言，乃曰：「姑從汝。」因令僕與約某日往。

屆時，陸易新衣，乘肩輿往，降輿登船。時潮水方漲，舟易移動，甫登跳板，板滑，陸忽失足入水，舟人紛紛以篙繩施救，不能遽得。正惶急間，忽一女子華妝豔服，躍入水中，翼陸出，女衣妝悉毀。陸見之，既驚且感。女令舟子持衣來，舟子以故衣至，女叱令易新衣，乃更以他服來。時方冬日，凡所需衣袴鞋襪及銀鼠袍馬褂，無不具，且稱身，復令速溫酒暖腹。陸見其尚服溼衣，良不忍，亦令其易衣。女曰：「君千金之體，不可輕也。吾儕賤人，何足置慮！」正言間，忽李入，半跪謝，言已得百金，皆主人之賜也，遂去。女為誰？即容憐也。

已而陸易衣履竟，容憐乃徐自易之。陸見其態媚肌白，不能無動，又感其相待之厚，似不可即去，乃令置酒，則妙語溫言，令人魂銷。飲畢，陸半醉，將去，容憐因言今日落水，不免受寒，且又醉，不可以風。陸為所持，又顧李不在，無人為僱轎，因遂留宿。容憐縫紉備至。自是，陸亦戀戀不言歸矣。居數日，李不至，亦無一友來探候，惟日與之酣博，間或召女之姊妹行來同飲。舟中用費，皆令舟子至其寓取用。一日，容憐忽問陸曰：「君果積貲若干？」曰：「萬金。」曰：「君自付來此若干日，用若干？」陸瞠然。容憐命司帳者至，問陸所應償者，則對曰：「合酒費、舟費、宿費、博費、置衣飾費，約計萬餘金，已付七千，尚短三四千。」陸聞之，舌撝不能下。容憐正色謂之曰：「論理，宜悉付此款，然念汝勤苦一生，僅積有此，若令盡給，將不能生還鄉里，實不忍。今所欠之款，悉當豁免，並當別贈五百金，使汝知吾輩俠腸，非盡嗜利忘義者。汝當速收拾餘燼，挈妻孥旋里，勿再有所留戀。惟有一言奉告，凡心無主宰者，必不可輕視一切也。」陸至此，始知為所算，乃嗒焉若喪，匆匆攜所贈金而去。

素芳為清淮賈人所眷

清淮賈人某嘗眷一妓，名素芳，居大河之南，常衣縞素，藝蘭數盆，終日靜坐若處女。訪之者，往往以病謝，惟某來，焚香操琴一曲，或請某唱崑曲一節，自擲篋以和之，蓋某非俗賈也。有暴客嫉之，造勢不兩全之蜚語。素芳即毀其跡，委身於某。暴客聞之尤嫉，思中傷之。

會丐七蕪至清江，某與之有舊，丐七蕪為素芳寫貌。裱褙時，幪之店壁，暴客見之，曰：「計得矣。」暴客允淮揚道轎役，道之眷出，暴客常見之。素芳之貌髣髴似道之新妾，妾亦媚也。乃詭言於裱褙店主曰：「有欲見此小像者，借觀即返。」乃携像至署，倩女僕進言賈人窺新姨貌，圖形於市，殊不雅觀。道怒責新姨，新姨憤將死，賴幕賓為言是圖乃七蕪所畫，七蕪在此，曷召問之。道稱善。七蕪入見，言寫貌人之居，去署不遠，盍招之。及至，使與新姨并立，不獨形貌相似，長短肥瘦，手足行動無一不肖。及問生年月日時，亦相同。道奇之，乃使賈充河兵，不三年，為守備，暴客亦無之何。由是素芳與新姨稱姊妹行。

姚修竹慕李杰

黔人李杰能詩善畫，以知州需次於滇。某年，奉檄運銅入都，溯江東下，紆道游姑蘇，遇蘇妓姚修竹，議出千金，為之脫籍。以王事匆促，亟欲北上，先留雙玉佩為聘，約俟一年後改官吳中納之。自是，修竹遂獨居小樓，閉關謝客矣。

修竹善度曲，容麗而性靜，平日於富家兒貴公子鮮有許可者，獨於杰，則一見如故。至是益自晦。母或強之見客，循例寒暄數語而已。已而杰爽約，修竹抑鬱成疾，彌留時，執母手歎歎而言曰：「兒之思慕李郎，亦以其妹為天下奇女子，【李父曾官提督，其妹身長玉立，馳馬試劍，年四時，從父殺苗立功。】則李郎必為奇男子，遂不覺若是之傾倒也。兒病若此，不可久留矣，願得雙玉佩為殉，殯於寺中，以冀李郎之來，憑棺一慟，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。」

趙梅御車馬盈門

墨池雪嶺，聲價增重，文士筆端，自有一種作用。王惕甫詩云：「白璧千雙珠作關，金釵二玉為裙。人間多少繁華夢，比到

梅花總不如。」道光時，蘇州閩門有妓趙梅卿者，夙未著名，吳江趙蓉裳一見而大賞之，戲書此詩於梅卿之扇，未幾而車馬盈門矣。

鳳雲為應敏齋所眷

應敏齋方伯寶時嘗眷一妓曰鳳雲，丁娘□索，至典裘貨馬而為之，時應尚為秋風遊客也。未幾，握關道篆，而鳳雲已不知何往矣。有贈鳳雲一聯云：「桐鳳綠么花□八，梨雲紅亞月初三。」

三姑娘為載廉所眷

載廉，漢軍廂紅旗人，本姓田。年□七，補弟子員，□九，舉於鄉。性豪爽，不拘小節。京師胭脂衢為煙花藪，載徧覽無佳者，恆鬱鬱。中元日，散步城南城隍廟，寶車絡繹不絕。至門，見一女郎扶蓬首婢，蹣跚下車，忸怩作媚態。載從之行，至大殿，見女郎向佛盈拜。拜已，作嬌喘，倚欄小憩。載私念必貴家寵妾，傍左右不去。已而女徐徐出廟，婢呼車。載立車側，俟登既，褰衣隨之。女隔簾呼婢耳語，笑吃吃不絕，時露面外窺。載愈迷，奔不已。時秋雨新霽，道旁泥沒脛，憊甚，揮汗如雨。女似憐之，囑御者緩轡焉。未幾，入一委巷，審之，胭脂衢也。載大疑。踟躕間，見女下車叩白板門，顧載笑，婢亦笑，旋入。載欲隨之，轉念未攜資，恐弗諧，遂過某妓家，述所遇，妓笑曰：「是三姑娘也，去冬適某觀察，攜之任，以嫡妒遣回。今其姊將居為奇貨，郎所過白板門，其姊家也。」載私喜，明日，具厚禮，徑造其室，以出門告，惘惘返，終夜反側。雞初鳴，趣御者狂馳至，則雙扉未闢。俄一老嫗啟扉，載具道誠意，嫗搖手曰：「三姑昨日受風寒也。」載歸而不憚者累日。適友有選任邱令者，強載為佐治，而胭脂衢之望遂絕。

次年春，友引觀，載與俱。一日，月初上，信步出櫻桃斜街，遇同學友某某，拉至平康，設筵招歌者侑酒，強載書箋，載姑書三姑娘名以應。俄而一淡服人款款入，傍載坐。載問識我否，三姑曰：「久矣。」問何處相識，曰：「城隍廟也。」問何時，曰：「中元也。」載深感之。自是載日一至三姑家。三姑家故有姊妹三，皆殊色。一日，同學輩蹤跡至，適載來，遂相約為聯芳會，言於三姑，俾各占一枝。華筵既張，乃推戴三姑為盟主。

王王秋以□五齡女郎侑酒

鄱陽楸園，舊為冶游之地，琵琶勸酒者，且百餘女。咸豐王子夏，王王秋檢討閩運嘗從酒徒輩游宴其處，笙歌既合，各有所以侑坐者。時王未婚，羞於履舄，適有□五齡女郎抱病未妝，姑指以塞眾意。俄而女至，垂鬟懨然，辭不理曲。時長日酒多，意倦久坐，獨倚几熏香以待酒散而已。明年在樂平，則有使來，稱前女郎遣致問，及過客往往傳說此事，云有匪盪之請。後一月，復書於王，封髮寄焉。王因調使曰：「髮翦易長，若能斷指示信，當以桃葉迎汝。」使笑而去，然自此亦不復至矣。

喬氏蓄錢償娼家

松江鄒某娶妻喬氏，生一子，名阿九，甫周歲而鄒死，喬守志撫孤，家尚小康，頗足自存。而是時粵寇已據蘇、杭，松江亦被陷，喬慮不免，思一死以自全，而顧此呱呱者，又非母不活，意未能決。其夜，忽夢夫謂之曰：「吾家三世單傳，今止此一塊肉，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，汝寧失節，毋棄孤兒。」喬寤而思之，以為夫雖言之有故，持之成理，然婦人以節為重，終不可失，意仍未決。其夜，又夢夫偕二老人至，則翁媪也，曰：「吾乃汝之舅姑，汝意大佳，然為汝一身計，則以守節為重，為吾一家計，則以存孤為重。願汝為吾一家計，勿徒為一身計。」婦寤，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：「吾聞命矣。」後母子皆為寇所得，從寇至蘇州。喬有絕色，為寇所嬖，而喬抱阿九，無一日離，語寇曰：「若愛妾者，願兼愛此兒。兒死，妾亦死矣。」寇戀其色，竟不奪阿九。久之，以喬為貞人，以阿九為公子。貞人者，寇婦中之有名號者也。

方是時，寇踞蘇、杭久，城外村聚焚掠殆盡，雞豚之類，亦皆斷種，寇日用所需，悉以重價買之於江北。於是江北諸貧民，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，私售於寇。有張禿子者，夫婦二人，操是業最久，寇尤信之，予以小旗，有寇之境，無不可至。喬聞之，乃使人傳貞人命，召張妻入內與語，使買江北諸物。往來既諳，乃密以情告，謀與俱亡。乘寇酋赴湖州，佯言己生日，醉諸侍者以酒，而夜抱阿九登張舟以遁。舟有寇旗，無誰何者，安穩達江北。而張夫婦意喬居寇中久，必有所齎，偵之無有，頗失望，乃載之揚州，鬻喬於娼家，喬不知也。娼家率多人篡之去，喬仍抱阿九不釋，語娼家曰：「汝家買我者，以我為錢樹子耳。此兒死，我亦死，汝家人財兩失矣。若任我撫養此兒，則我故失行之婦，豈當復論名節。」娼家然之。喬居娼家數年，阿九亦長成。喬自以纏頭資為束脩，俾阿九從塾師讀。俄而寇平，喬自蓄錢償娼家，贖身，挈阿九歸松江，從其兄弟以居。阿九長，為娶婦，乃復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：「曩奉命存孤，幸不辱命。然婦人，究以節為重，我一婦人始為寇之貞人，繼為娼，尚何面目復生人世乎？」遂縊而死。

安月娥著豔名

安月娥，江寧人，巧齡、巧珠之假母也，為秦淮妓。粵寇未至時，齒尚穉，頗著豔名。有自號煮石頑仙者，賞之，贈以《一萼紅》云：「稱芳名，是廣寒舊隊，小謫下瑤京。蛾樣猶纖，蟾輝未滿，神采先放光明。曾學過霓裳法曲，串新聲嘸嘸妒啼鶯。靨笑添渦，眉修露慧，睇轉流情。悞到團圓時候，勸靈娥珍重，莫墮愁城。荳蔻含香，芙蓉作蕊，煩惱何苦相縈。須記著前身小影，伴青天碧海耐淒清。留待梯雲客至，喚取卿卿。」咸豐癸丑，江寧陷，月娥避至他處。亂平，始歸，六代鶯花，都非疇昔，遍訪當年姊妹，率皆玉碎珠沉，自顧馬齒亦加長矣。舊居牛市水閣，尚存廢址，牽蘿補屋，粗作安排。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，而業已床頭金盡，不得已，補綴箏琶，重為蕩婦。幸而歌喉未改，節拍分明，迥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。因此招之侑酒者，不以色選而以藝登，且重其為京幫，生涯頗不落寞。每當酒闌夜永，與二三熟客，談白下往日風光，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。

陸蘭英垂髻名

陸蘭英，江寧人，為陸二養女。陸二者，秦淮名妓，豪華奢靡，傾動一時。所居畫閣紅樓，珠簾繡幕，為北里之冠。江寧某方伯公餘退食，常過其家，愛其屋宇軒敞，談風月於此，會衣冠亦於此。時值上恬下嬉，見者習慣自然，了不為怪。蘭英方在垂髻，得假母提唱，名頗重，江督陸建瀛之公子最昵愛之。咸豐癸丑，江寧陷，避居姑蘇，門前車馬，不異當年。姑蘇再陷，遂轉徙無定所。其後重至秦淮，眉稜翠偃，鬢影蓬飛，秋娘老矣。賃居石壩街煙局後，湫隘囂塵，不潔已甚，每有博徒隸役過往，名流因以絕跡，匪特憎其齒之暮也。

袁雅琴色藝超倫

袁雅琴，嘉興人，本姓王，宦裔也。父曾官奉賢縣丞。咸豐庚辛粵寇之亂，年甫六齡，散失無歸，為乳媪所鬻，遂隸樂籍。而色藝超倫，丰姿綽約，素妝淡服，情韻天然。客有過而訪之者，一見即泊然靜坐，不輕言笑。或戲謂之曰：「卿胡為有名士風？」雅琴曰：「余本非此中人，斷不久戀於此，亦何必效章臺習氣耶？」客默然。

韻珊美豔絕倫

大文寶，字韻珊，江寧良家女。以粵寇之亂，隨母避杭州，轉徙至滬，遂落平康籍。年四□，美豔絕倫。滬為商埠，巨賈麇集。時江、浙猶未克復，兩省豪貴多寄居。於是名大噪，門前車馬如織，而韻珊獨敬禮文士，視市儈蔑如也。時滬之樂戶在洋涇浜，有數千家，多蘇人，習尚柔靡。韻珊獨以俊爽勝，名在蘇幫上，與黃愛卿、小桂珠相伯仲。

同治庚午，韻珊歸金陵，杜門謝客，惟名流文酒之會，招之必至，不取纏頭資。所居曲房綺閣，香爐茗椀，位置楚楚。一日，進香清涼山，為一素不識者所偵知，馳數□騎隨之，繞佛殿三匝，不能禮拜，急登輿歸。秦淮兵燹之後，河房雖未復舊，而燈舫較盛於前。韻珊每值夏夕，獨坐涼篷，懸燈數盞，及名人書畫，以棗花簾障之，供建蘭、茉莉盆，旁侍一女童，時徜徉於青溪、長板間，見者疑為神仙，可望而不可即也。惟性孤傲，頗以標格自矜，非其意所屬者，雖以厚幣招之，不往。

大金鳳舉止溫雅

大金鳳，揚州人，齒稍長，丰致嫣然，舉止溫雅，工於應對，知音識曲，能豪飲，居江寧淮清橋察院之東偏。同治初，以久經咸豐兵燹，舊院遺址，無可尋覓，即利涉橋、文德橋一帶，所謂「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」之諸名勝，亦皆鞠為茂草。女閭叢集釣魚巷，湫隘已甚，名流望而卻步。大金鳳家獨室宇精潔，無纖塵，笛床琴几，位置不俗。起坐一小樓，鍾山嵐翠，撲入簾桁間，如在畫圖中也。

岳蘭史媚慧

蘭史，岳姓，小字鳳，蘇州望亭農家女。父為布客，挈鳳寓吳郡，其大父仍鄉居。咸豐庚申，兵燹中父歿，鳳隨母至滬，時年□齡許耳。客至，恆避匿不出，有喜其聰慧者，聒而與語，輒登榻蒙被臥。滬有清河叟賞之，欲購為媵，未諧，贈以金，使遷居城北。母見其姿首明豔，謂可作錢樹子，使習歌舞應客。未逾年，聲名大噪。鳳眉目如畫，體裁適中，寡言笑，而媚慧，善伺人意。又舉止倜儻，不喜作兒女態，工心計，多億中。傾慕者擲纏頭鉅萬，以得一顰笑為幸，而鳳猶少所許可也。

某提督自津抵滬，啗以重金，拒之。謀劫之，輒以計免。其心屬者為某貴介。同治壬申，以五千金為聘，許之。其大父猶未知其為章臺柳也，堅欲其歸以字鄉人，遂輾轉不就。而鳳亦旋悔，放浪江湖者半年許。癸酉春，重游滬濱，年逾笄，名益盛，高軒過客以不見為恥，選色徵聲，非鳳也，弗樂也。是年秋，忽置酒召所知，掩泣而言曰：「余以一身歷花月劫者□載，誨盜誨淫，此間不宜居矣，將歸老茅屋，請從此辭。」各贈一小影為別。明日，盡室他徙矣。

李芸負盛名

同治壬申，大校書李芸者，年齒稍長，鳳韻超儕偶。僦屋江寧莫愁湖畔，編竹為籬，泊然雅素，撫琴洗研，晏如也。初未知名，吳門秦鍾吾過江訪艷，贈之以詩，書於冷金箋，芸粘於圍屏，以碧紗籠之，於是名傾白下。惟性極高傲，苟不當意，雖貴客大賈，不納也。時江左章臺，競尚華靡，芸雖負盛名，獨蒔花種竹，非文酒之譚不預。有妹曰綠媛，姿容慧麗，較芸尤艷。而善為酒，並善詠諧，辭意之間，翩翩有致，兼工簫笛，發聲清越，足以怡情，士林稱之為雙絕，不誣也。

張少卿色藝冠一時

同治時，張文達公之萬自閩浙總督任告終養，奉母夫人居蘇州之湖院。文達少年科第，又雅善詞翰，兼擅丹青。時吳下名妓有張少卿者，色藝冠一時，嘗為花榜狀頭。文達時召至府第，令奏技，兼以佐萊衣之樂，嘗笑謂之曰：「吾與汝皆狀元，洵為一時佳話。」偶集《四書》作對贈之曰：「少之時不亦樂乎，卿以下何足算也。」時以為名對。

少卿擅名既盛，所得纏頭金無算。有某者云係江南候補道，瞰其多金，因至蘇，盛飾甘辭誘之，遂娶歸。無何，偶假小過謫之，閉諸一室而括取其資。少卿單衣出走，復至蘇。諸少年聞之爭為釀貲，得數千金，即為營置香巢，賓客之盛與昔無異。然少卿意終鬱鬱，未幾死。

陸愛寶楚楚可憐

陸愛寶，蘇州閶門外之湖田人，雲鬟霧鬢，楚楚可憐。至滬，隸籍金玉堂，為酒糾。同治癸酉冬，堂不戒於火，歌扇舞衫，付之一炬，乃僦居於法租界。一椽風月，半世鶯花，思欲擇人而事，絕少知音。且在堂時，負帶攜貲百數□金，既為祝融所燬，院中姊妹風流雲散，衣飾皆以帶攜折除。鴛母以其獨居無偶，遂偕呂宋人以計算之去，閉置空屋中。呂宋人者，鴛倚之如左右手，藉以索債取償者也。愛寶有前時所謫客某，具豪俠氣，能急人之急，聞耗，遽報總巡捕。總巡捕曰：「是不可為訓。」亟破關出之。

妓為情死

合肥李某赴江寧鄉試，刻苦讀書，不與諸惡少酒食徵逐。劉壯肅公銘傳時在寧，嘗清晨至各寓覘之，歸而歎曰：「莘莘士子，多無大志，紅日在窗，尚高臥未起，其餘則在釣魚巷宿妓未歸耳。獨某某已執筆屬文，凝神盡思，誤以角黍濡墨中，猶以為入糖盤也。」一日，為友人強拉入曲院，有名妓見而愛之，願從為小星。某迫於家庭，勢不可，然又不能絕之而去，特假宴客，令妓取琵琶度曲。曲半，某起如廁，出門策駿馬，飛奔而去，遺書絕之。妓日夕鬱鬱，竟嘔血死。

香雲為徐宗海所眷

香雲為光緒初漢皋有名妓，武昌人。媚眼流波，長眉入鬢，慧中秀外，冠絕一時。富商貴介，招妓侑觴者，輒樂就之。以是徵歌佐酒，殆無虛日。香雲亦身價自高，齷齪浮浪子，視之蔑如也。所與往來者，多名下士，酒闌燈灺，惟事談詩問字，語不及私。湘陰徐宗海茂才尤與之善，以終身為訂，嘗曰：「若得負郭田數□畝，環植桑柘，結廬其中，竹籬茅屋，淡泊自甘，妾為蓄蠶織縑，以納太平之租，暇則茗碗鑪香，讀書作畫，花開月上，陪君小飲，此樂雖神仙不易也。」宗海然之，日夕籌貲，謀為之脫籍。假得同學友三百金，與鴛商，鴛必卻取盈，香雲乃出私蓄畀之，已有成說。一夕，宗海寓廬不戒於火，一切蕩然。香雲知之，恚而病。宗海之父得耗，寄書促速歸，乃走辭香雲，時已病不能起，相見執手，嗚咽不作一語。別後□日而死，比宗海至，已葬於北郊矣。宗海特贈沈香木，覓巧匠鑄小像，置於小盒，撰長聯以輓之。上聯云：「試問□九年磨折，卻苦誰來？如蠟自煎，如蠶自縛，沒奈何羅網頻加。曾語予云，君固憐薄命者，忍不一援手耶？嗚呼！亦足悲矣。憶昔芙蓉露下，楊柳風前，舌妙吳歛，腰輕楚舞。每值酡顏之醉，常勞玉腕之扶，廣寒無此游，會真無此遇，天台無此緣。縱教善病工愁，憐渠憔悴，尚恁地談心永夜，數盡雞籌，怎能忘嫋嫋娉娉齊整整。」下聯云：「不圖三兩月歡娛，竟拋拋去，問魚常杳，問雁常空，料不定琵琶別抱。然為卿計，爾豈味夙根者，而肯再辱身也。若是，殆其死乎！至今荳蔻香消，蘼蕪路斷，門猶崔詔，樓已秦封。難招紅粉之魂，枉墮青衫之淚，少君弗能禱，精衛弗能填，女媧弗能補。但願降神入夢，與我周旋，更大家稽首慈雲，乞還鴛牒，或有箇夫夫婦婦，世世生生。」

徐瑞卿創小雙擋

徐瑞卿，滬妓也。蓄雛姬二，年僅□二三，教之歌，既成，名之曰自鳴鐘、八音琴，使侍客。每應召，則二雛偕，各歌一曲，謂之小雙擋。其後則僅以一雛侑觴矣。

王翠雲丰姿綽約

王翠雲，揚州人。其父以賈吳門遷吳，繼以憂死，母鬻之章臺，遂至滬。時為光緒初，豔名大噪，為此中巨擘。丰姿綽約，性格溫和，徵歌選舞者多樂就之。一夕，客設席於房，拈鬪藏鉤，已近酒闌。有客繼至，則素與翠雲相啜者，亦設席於聽事，飛花賭酒，其興方酣，翠雲爰舍房中之客而往就焉。頃之，房中之客屢喚，而雲不來，欲行，而雲又不送，意頗近於負氣者。既撤筵，客散，侍婢規之，意謂待客之道，宜兩得其中。雲怒呵之，謂渠非出貲與吾落籍者，吾何惜焉。婢喃喃不止，雲大怒曰：「我今即不作此生涯，奈我何！」婢見不可勸，悄然自睡。雲思之，益忿，潛服紫霞膏而寢。次晨，婢入房視之，於紗幮外見其似裸臥者，婢曰：「早涼如是，可卻卸單衫耶？」撫之，則玉體冰矣。

德仙欺金某

光緒初，鄭人金某至滬，眷妓德仙。德仙籍維揚，意殊落落，異吳中人之纏綿旖旎，蓋習與性成也。兩月餘，買笑錢約銀幣三百圓，而德仙落寞殊甚，蓋以金面麻而黑，貌實不麗故也。嘗曰：「人生貴及時行樂，雖金多如季子，亦難甘此面目，與同衾枕。金銀我請所固有，嗅之不馨，握之輒冰，何肯以此易彼哉！」

一夕漏三下，金以歸途遙遠，將寄宿，兩有成言。逾時客至，德仙毀前約。金以為見金夫不有躬也，謂德仙曰：「卿能圖今夕之歡，以遣良宵風月，中秋節屆，當薄具二□金，聊助花粉費。」不允，謂將期諸異日。閱三日，瞰亡而往，則德仙方留寄宿。客固美少年，翩翩濁世佳公子也。金相形見絀，因悟德仙奚落之由，急袖金往曰：「今已矣，繁華夢醒矣，除夜度資外，備犒使銀幣四圓。」舊例，房中僕媵與堂外紀綱，各分其半，德仙悉以給減獲，另贖金界以銀幣四圓。金未應，德仙曰：「尚需與汝索節費耳。」金曰：「汝駕夢同人，而蠅頭逐我，此款已同落花流水，一筆勾銷矣。」德仙無言，遽披其頰。滬俗素惡此，謂非吉徵，金邀多人與議，德仙匿不與面，鴛請肆筵謝過，乃寢。

雙鴛為吳樵珊所眷

光緒初，滬有名妓雙鴛者，膚色黑，而光艷絕人，人謂之墨芙蓉，蓋媚豬之儔也。其家在滬之東村，初甚貧，以鍼帚度日，後為陸媼所見，謂其母曰：「爾家有錢樹子，何憂為！」母惑之，因卜居於城，偶遇大賈，驟獲不貲。吳樵珊嘗狎之，時雙鴛已厭風塵，意將擇人而事，囑樵珊至其母家。越數月，樵珊往訪，天台路歧，竟迷前蹤，乃徘徊久之，惆悵而返。

林愛官為雍某所眷

林愛官，江寧人，本良家女，幼失怙恃，為其戚所鬻，入青樓。光緒初，為妓於滬，年二□餘，風格溫重，寡言語，不喜妝飾。與長安雍某遇，一見如故，遂私訂終身。雍故翻書記也，以力薄，不能為之脫籍。荏苒數年，雍不能離林，林亦不能離雍。雍之友陳某者，素揮霍，悅林之貌，求通燕好，不可，強以鴛母命，林不能卻。比入帷，林扃戶出刃，向陳長跪而請曰：「妾本薄命，生死不足重輕，所以苟延有待者，以雖隸煙花，尚復貞一、君家擁花圍柳，何處不逢佳麗，若必挾制以言歡，則欲污吾身，請污吾刃。」言訖，以刃置妝臺，陳啞然曰：「予固知爾之鍾情於雍，然彼力薄不濟，奈何？」曰：「不濟，則以死繼之。不然，懷此刃何為者？」陳乃慨然曰：「爾識雍，予豈不識雍哉？」於是啟戶遽出，乘夜挾雍至林所，出所帶金條脫兩枚付鴛母，謂之曰：「林不爾向矣，舍女而取金，爾之見機也。如不從，曷觀此刃！」鴛母無奈，遂以歸雍。

小玉紅如太原公子

小玉紅，六合人，轉徙揚州。光緒初，年□三，至江寧，慧眼修蛾，天然韶秀，雛髮未燥，盤髮插花，丰姿殊韻絕也。兩顴微高，而其雋逸之氣，如太原公子褻裘而來，自不可掩。又如高秋健鶻，乍得新霜，分外神俊。至其柔膩髮貼，則飛鳥依人，明月入懷，別有一種風致。

素娟秀色可餐

素娟，海陵人，光緒初之秦淮妓也。聲價至高，而性情閒逸。所居臨桃葉渡，每日曉妝初罷，手扶綸竿，倚檻垂釣。人見之，如煙籠白芍藥，柔荑清艷，殆鮮其倫，有謂其秀色可餐，真得山川靈氣者。秦淮燈船盛時，游女如雲，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，時招同游，院中人尤羨慕之。

王寶珠頎立亭亭

王寶珠，錢唐人，幼為父母鬻於江寧王姓家。年□六，豐肌秀骨，兩顴微渦，頎立亭亭，有玉樹臨風之致。曲師導學琵琶，並度曲，意不屑也。所居小樓一角，房櫳幽靜，貴游文酒之宴，坐無寶珠，不樂也。

衡香舉止瀟灑

衡香，揚州人，光緒初之秦淮妓也。舉止瀟灑，落落有大家風。愛作淡妝，無抹脂障袖之習。工度崑曲，意氣豪宕，高響遏雲。時江寧宴會，以藥倦齋為最盛，幕客寓公之消暑消寒者，均集於此。每集，衡香必與。惟既與諸名流游，遂高自位置，俯視一切，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。因此所如不合，鬱鬱不得志，遇有高會，輒以酒澆塊壘，一舉數□觥。醉後耳熱，按拍悲歌，聽者至為之掩淚。

鳳仙談秦淮舊事

光緒初，秦淮有校書曰鳳仙者，色藝可人。以忤當道，避難出奔，輾轉至杭州，江秋珊、楊桂峰、張初白、汪蘭生、朱硯臣諸名流皆眷之，每宴集，輒招以侑酒。癸未□二月□九日為東坡生日，硯臣招同人集於其居之樂山草堂，作消寒第五集，鳳仙與焉。秋珊、桂峰與談秦淮舊事，娓娓不倦，大有天寶宮人之感。秋珊因作三絕句以贈之，詩云：「已過當筵酒□分，忽聞蘭麝吐清芬。好花先獻東坡佛，不是朝雲即暮雲。」「風前弱柳鬪腰肢，正值盈盈□五時。妾是桐花郎是鳳，江東羅隱漫題詩。」「何處烏衣認畫梁，一雙么鳥喜收香。坐中尚有江南客，曾識當年哈意娘。」【哈意珠為咸豐時秦淮妓院八仙之一，秋珊、桂峰皆曾見之。秋珊，旌德人，桂峰，上元人，故曰江南客也。】

李如蘭為三人所眷

秦淮有名妓李如蘭者，揚州產也，美而豔，慧而辯，與吳志甫善。吳以富著稱，未半載，纏頭之費所耗不貲，日必過之，每設宴，則必偕其友孫純伯往。孫貌美年少，不一月，李與之暱矣。孫之中表兄周玉如者，富家兒也，與吳亦相識，慕李名，一日，丐孫挈之往，李亦傾心焉。自是而李之妝閣，恆有吳、孫、周三人之蹤跡。然李之室多，客至，每異其室，不謀面也。

久而為吳所知，欲詞之。一日，往候於門，則孫至，吳乃出而覓周，遇焉。三人者乃相將入室，坐定，吳語之曰：「吾輩皆相知，獨樂不如眾樂也。今將置酒，且痛飲，賞心樂事，誠無逾於此也。」孫、周唯唯而已。日晡，乃命酌，三人入席，各據一方，上吳，左孫，右周，而李坐於下。酒數巡，吳語李曰：「吾三人皆為卿之莫逆交，彼此愛情，孰為最？」李目吳而大笑曰：「君。」李言時，潛於案下以左足蹴孫，右足蹴周。至是而吳意謂君之一字，脫口而出，不假思索，誠中形外，自必屬意於我矣，孫、周各受其足之蹴，則亦自以為為其所鍾情者也。

雙鳳願許某收尸

雙鳳，如皋娼也，於許某有委身之誓。許貧，假母時婪索之，不能如其欲，過從遂疏。假母既怒，不悅他客，時答苦之，鳳竟以被虐死。將絕，泣曰：「收我者許也。」范肯堂、張季直、朱曼君乃哀之而為之詩。

傅二寶屬意楊某

蘇妓傅二寶，光緒時名噪甚。太倉楊孝廉，翩翩美少年也，與有嚙臂盟。而歸安富人某亦豔其貌，將納為簞室，已與其假母議約矣。而二寶意屬楊，詢之，則曰：「彼少年登科，必易顯達，可為終身之託也。」乃截髮胎之，以矢不二。某至是而自恨未舉於鄉也，思有以敵之，乃出鉅資助賑，得獎舉人，並得京卿銜。於是訟楊於公庭，對簿時，楊袖二寶髮出以為證，而二寶竟言其誣，某乃載二寶以歸。

婢三嫁而終於娼

馬玉山中丞丕瑤以多姬妾為言官所劾，奉旨派粵督某查辦。時馬已薨，某乘行弔之便，以姬妾幾人詢諸馬子。馬子知關係參案，詭詞對曰：「先君晚年多病，須人伺應，故侍婢略多，其備姬妾之列者，不過二三人。」某即據以覆奏。馬子旋亦擇其新納年少者悉放之。中有粵籍一人，貌最妖冶，為屬員某所獻。此女初本某富翁家婢，納為妾，不數月，富翁死，再嫁著名花旦鮮花發，【鮮花發者，名發，廣西宣化縣人，故綽號宣化發，後以其貌豔如花，音近而訛，乃呼為鮮花發。】僅半載，鮮花發又死，適馬有納妾意，乃購之，飾為室女以進，馬惑焉。不一年，馬薨，女被放，依母而居，仍欲擇人而事。蹉跎數年，乃墮入樂籍。或云，竟抑鬱死矣。

李佩蘭苛於選客

李佩蘭為滬妓，名噪一時，而苛於選客，獨與上海令莫祥芝之長子善，訂終身，備於家法，將有待也。會有勢豪欲奪之，佩蘭懼，促其請於父，不許，旋以染疫物。祥芝聞人言，疑其為相思死也，遷怒佩蘭，曰：「不肖子之死，妖姬實致之。」召佩蘭至，詰之曰：「汝欲嫁吾子，誠耶？」曰：「誠。」曰：「吾子今死矣，若果誠，當即居此，為服三年之喪。」佩蘭諾，即日持服，居苦塊，儼然未亡人也。祥芝使人試調之，嚴厲不可近。既三年，逐之出，乃重理舊業。

吳蕙香色藝兼勝

滬妓吳蕙香色藝兼勝，以嘗為春江花榜之狀元，而名益噪。粵之富商某欲以娶狀元誇於人，將納之。蕙香雅不願，要之曰：「如必娶我，當以冠紗彩輿相迓。」某諾之。嫁之日，所識之客咸集妝閣，置酒為賀，曰：「送狀元下嫁也。」不久即下堂，重理故業，然亦自是而能操粵語，粵人遂趨之若鶩。晚年蓄二雛，曰靜蘭，曰小香。靜蘭庭適人。未幾，小香叛蕙香，自蓄一雛，曰小

桂芬，貌殊寢，而以技著。

李三三美而豔

李三三，本姓金，杭州世家女，美而豔。父宦蘇。父亡，恆從其母乘燈船，挾妓出游，或設席於家，召妓侑酒。三三濡染既久，於妓之行止彈唱，皆習能之。未幾，母率之至滬，寓大亨客棧。棧與妓寮鄰，遂與妓時相過從。亡何，資斧乏絕，母女相對愁歎。妓有察其隱者，諷令倚門。三三為母所迫，從之。未幾，名大噪，有作三三詞六章以提倡之者，車馬盈門，如在山陰道上矣。杭之族人知其事，馳書戒其母，令速歸。母乃為三三變姓名，曰張蘊玉，徙居以掩飾之，而覆書於族人，強致辨白。未幾而又為族人偵知，專使至滬，迫之返。而母已樂此不疲，置不顧，曰：「彼奈我何！」族人不得已，控於會審公廨。時讞員為陳寶齋，金之戚也，亦怒，提母女到案，判族人領三三去。母又謂無面目回故鄉，不如就滬擇婿，旋以六千金贖之於石子山明府為妾。

時石方權永嘉令，三三從之往。而其母雖獲巨資，濫博無度，未幾，盡負去，乃奔永嘉，謀於三三，唆使復出。三三不可，則以死要之。三三曰：「去無詞，奈何？」母曰：「是有策，汝而顛也，彼豈尚留汝耶？」三三曰：「奈何吾不顛？」母曰：「是可偽為也。」三三自是乃伴顛。石初耐之，一日，石方會客，三三裸體奔客座，石曰：「是不可留矣。」乃遣之。母遂偕之至滬，假寓周某家，幾三月，謀復出。事為石之友金某所聞，飛書告之，石大怒。會其母病死，而周索三月宿膳之費數千金，石幾無以為計。其友劉松山，維忠之子也，聞之，曰：「是不難，吾當力任之。」乃言於維忠，劫周以威，僅稿以數金，俾石挈以去。三三至是遂終為石所有。

左紅玉享盛名

左紅玉為粵產，老舉也。自改隸蘇籍，即適金氏。以不安於室，下堂去，理舊業。旋適浙人許某，生子矣。既而又下堂。旋又至滬，復懸牌應客，恆至北益泰書場奏技，遇劉永福。劉方自越南歸，聞其能操粵語也，大悅，點百曲，自是遂享盛名。未幾而為人所窘，祝髮為尼。其重墮樂籍時，許氏所生之子年六七矣，恆至其室，紅玉輒留之飯，撫摩憐惜，儼然母子也。

陸月舫為王紫詮所眷

光緒丙戌，滬妓有陸月舫者，居福州路尚仁里，以色藝著，車馬盈門。吳縣王紫詮布衣韜亦暱之，曾約同眷月舫者八人置酒其家，令月舫侍座，謂之同靴團拜。同靴者，京師相識之友同暱一伶者之稱謂，此沿之也。

萬人迷工內媚

萬人迷者，光緒中葉京師之名妓也，佚其名。初為某副都統婢，與僕私通，事覺，并逐之。萬語僕曰：「爾我當自審所處，坐食，僮死矣。聞南城妓院有百順班者，其掌班甚良善，將往依之。」語畢，即驅車自投，鬻身於百順，得價四百金，出百金與僕，曰：「以此為訣。」以三百金飾妝閣，購衾枕，陳設華麗。數日，名大噪，雖貌不驚人而工內媚術，且英采煥發，神於肆應，是以見者眼熱，暱者心醉也。內務府郎中海某，以暱萬，傾其家。歲歲終，索逋者麇集，海匿於萬所，萬語之曰：「吾前言以身事君，君見容否？如諾我，今日即返君宅，債事當為君了之。」海大喜，萬即代海出千金，交鴛。返宅，出金，料量債事畢，以其餘購田宅，數年，富倍於昔矣。其後丁修甫曾作《萬人迷》詩云：「打是歡喜罵是愛，萬人心迷無定在。情人眼裏出西施，尤物動人少年戒。拳民恃法如著魔，迷而不悟可奈何！萬人同歸極樂國，非女戎亦傾山河，先機誰早驚南柯？」詩蓋作於庚子拳亂後也。

小蘋果為陳曾佑所眷

京妓疲於見客，一小時或至數次，往來蹀躞無已時。若遇販豎走卒，一言不當，即搥案大罵，搗毀器具。小蘋果極負盛名，客之問名者踵相接。時陳曾佑眷之篤，嘗餘日不出，一揮數千金。一日，蘋果語陳曰：「吾愛我甚，不敢忘。但君日踞我妝閣，令新舊客來者皆負氣狂罵，為君受屈者屢矣。君幸憐我。」陳會意，自是不敢逐日至，即至，亦不復久坐，曰：「恐累吾蘋卿也。」

金小寶有吳娘本色

光緒中葉，上海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，曰林黛玉，曰陸蘭芬，曰金小寶，曰張書玉，蓋繼如來三寶之吳新寶、黃銀寶、何雙寶而起者也。金，名粟，為吳娘，曾居閭門下塘，手足柔纖，肌膚瑩膩，風韻體態，雅近上流。若其酬答敏慧，雖文士，靡有加也。旋徙滬，負一時盛名，而絕無叫囂隳突之習，固猶是吳娘本色也。後適馬氏。未幾，挈厚資下堂去。有兩客爭餌之，互致謗語，小寶左右之，不知所可。已而回蘇，言將入校肄業。又未幾，重至滬，羅致舊客，設博場，役一俊僕，名之曰同胞。

林黛玉為曲中祭酒

上海妓女林黛玉，松江產也。光緒中葉之坊曲中，推為祭酒。所與往還者，多碩腹賈一流人物。然其人風流放誕，雄才大略，頗有歷史上名妓風概。某歲，鄭叔問、沈硯傳、張子苾、易實甫諸人一時同集於滬，皆當時盛流，才名傾動一世者也。忽一日，盡為林所羅致，扁諸樓，所以供張之者甚盛，酒肴衾枕，皆極上品。林有暇，輒與諸人縱談，嬉笑怒罵，無所不至，第不及亂耳。室中琴書筆硯，位置楚楚，皆極精物。林出，則諸人姑假以自娛，而獨不許出門一步，恐其遁也，則盡收其履而鑄諸篋。某嘗竊得侍婢拖履一雙，急曳之而逃。甫下樓，為林所知，迫而牽以返。竟一月歡，始縱之出。叔問嘗為朱古微言之，謂詩酒之樂，蓋無過於此時也。然究不知林之此舉，果何所為而發。或謂林於當代人物，無不以土芥視之，喜則與暱，怒則揮之使去，生平所暱達官、巨賈與夫面首之倫，不可勝數，獨未嘗一領略名士風味，故為此狡獪，亦西人好闢新殖民地之意耳。

林屢適人而屢下堂，所嫁者不可以數計。其自稱適人曰浴。蓋舉止豪邁，易負巨債，至無可彌縫之時，即以適人為避地之計，使代償其負。已而又不安於室，出理舊業。及逋負又多而不得償，乃復作前計。此所以謂之浴，蓋自謂得水而污垢悉去也。

陸蘭芬之榮哀

陸蘭芬為蘇州趙氏女，本曰胡月娥，旋徙滬。秀色可餐，天然嫵媚，西人曾攝其影，寄歸本國，稱之為支那美婦人。性靜穆，喜雅淡，風雅士多就之。所居為福州路西俗稱胡家宅之西式房屋。嘗以初度稱觴，備巡警守門，往祝者咸衣禮服，乘馬車，翎頂輝煌，周旋揖讓。其子甫五六齡，亦戴晶頂，披蟒袍，而迎送於庭中。其歿也，所歡王某為之發喪，於訃文喪牌，均署曰先室陸宜人。生榮死哀，一妓也而兼之矣。

陸昭容自炫

與胡寶玉同時著稱之滬妓，有陸昭容，後適王某，高車駟馬，常日出游，路人皆目逆而送之。然其初之行事，類似野雞妓女，蓋嘗至福州路之華眾會品茗自炫，藉以延攬游客也。

頓金蘭言家世

江寧教坊之樂戶，有明初沒人教坊者，頓、脫諸姓是也，至本朝猶未脫籍。王文簡公詩所謂「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淚沾裳。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口孃」者是也。光緒丁酉，皇甫鵬九在金陵，嘗作冶游，有妓曰頓金蘭者，為言其家世頗悉。

袁忠節以紅顏為知己

桐廬袁忠節公昶嘗觀察蕪湖，光緒甲午，張文襄督兩江，一日，特召忠節至節署，留數日。僚友迭邀為秦淮之游，妓之獻酬款曲，習以為常，忠節不知也。偶值明眸一顧，便大喜，以為傾城悅名士，謂之紅顏知己。遂出千金為之脫籍，載歸蕪湖，日扁之小室中。慮薛夫人見逼，以親兵守其戶，行部，則以匙交門生數縣汪某掌之。薛夫人向汪索鑰，汪持不可，薛夫人徑往扭鎖，汪當門大呼曰：「某在此，非老師，不許入！」

林宛宛為陳大器所眷

王無為曰，閩西門有湖曰西湖，湖中畫舫多如鯽，舫妓九皆曲蹄奴種，多秀美，而林宛宛尤娟好，年五六，豐容盛鬋，見者豔之。光緒戊戌，城中魁輔里有陳珩字大器者，其父，巨紳也。年二許，稍能文，丰采翩翩，相見歡甚，愛好逾伉儷，議嫁

娶，然格於俗，曲蹄不能與平民通婚姻。而宛母方倚之為錢樹子，尤非多金不售。大器家久索，莫能辦，議久莫決，謀借通，行有日矣，大器忽告宛曰：「老父暮景，子亡，益傷，將奈何？」宛泣曰：「微君言，吾幾忘之。吾雖操賤業，母子愛亦猶人，背母與所歡亡，謂我何心。」語已，泣數行下。大器慰之，若無聞。少焉，哭益縱，問故，不答。大器誓不娶，宛曰：「信乎？」大器曰：「歡情方洽，生死皆甘。」宛曰：「愛弛寵衰，悠悠行路，盟不足寒也。」大器曰：「如之何而可？」宛曰：「此未易言。誠能不貳，勿御女也。」大器曰：「然則慮二三耳。請跡吾行，朝秦暮楚，則休也，否則姑待吾發跡。」宛破涕為笑，乃綢繆繡緒，歡倍曩時，由是往來益譜。

越三月，值夏日，大器詣宛。宛方侑觴，久不出，使促，乃出，然凭欄不語。大器笑曰：「何相怒，得勿遇佳客？」徐復曰：「湖中芙蓉何似顏色？」宛他顧曰：「命薄而已，色則未也。」大器曰：「怨乎？」宛曰：「命不猶人，將誰怨！」大器曰：「然則曷少安。」宛曰：「小住亦適，固將安也。」大器頗愕，強笑曰：「吾知罪矣。昨言晨來，今且午。」宛微哂曰：「午，庸何傷，何不信？」大器曰：「責不既過乎？」宛曰：「雖病不病，吾死間矣。」大器謝且慰，宛嫣然曰：「吾已釋矣，然將有問，奴亦猶人乎？」大器曰：「等耳。」宛曰：「或恐未然。曲蹄良弗貴，齊民恥與齒，況紳耶？」大器曰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宛凄然曰：「頃君友論貴賤，奴種弗儕，吾出此言，不亦宜乎？」大器曰：「吾寧為此腐心之言？」宛笑：「休矣，行且自濯。」大器曰：「若之何而濯？」宛曰：「決斯可矣。」大器曰：「何謂決？」宛曰：「必也。」大器不敢復詰，怏怏歸。

宛夜見夢於大器曰：「負君盟矣。雖然，生且娼，不如歸，辱相愛，走相別。」大器曰：「將奚適？」宛笑曰：「靡有寧居，何煩相問。」大器悲不自勝，握手固請，宛泣曰：「君歸我，則告，否將終密。」大器諾之。曰：「實告君，行將焉往，適君家耳。」語已，自入廳事。呼之，不答。驚寤，知為夢，異之。亟往訪，宛溺水死矣。撫尸大慟，尸忽張目視且笑。意其甦也，守竟日，無異，乃殮。及歸家，聞室有哭聲，聆為宛，入室，聲遂寂。乃請於父，歸其柩，葬祖塋側，且置主焉。

黃雲仙雙眸尤媚

黃雲仙，天津人，七歲，典於湯伯述觀察家為婢，約□年贖回。至□四歲，其父母持原價往贖，湯以未滿年，不許。其父哀乞曰：「□年之約，固不敢負，奈吾女幼學與夫某甲，今甲已謝吉矣。」湯素知津俗，有女已字人，先令為娼數年而後遺嫁，母家可藉沾潤，非徒為匱資計，其夫亦有知之而不過問者，因戒之曰：「若女果嫁，吾不計年，姑從若請。設詭詞誑我，而因以賣娼，為我偵知，必嚴懲。」其父諾，雲仙遂得歸。

未幾，入娼寮，即有客為之梳籠。雲仙色絕麗，雙眸尤媚，人皆稱之曰七姑娘。時丁紫垣大令以其兄欲納妾，物色風塵，見雲仙，詫曰：「余聞人多矣，未見有此麗質，北地胭脂，果勝南朝金粉乎？」乃屬友某為之作合。初所望不奢，後其母詢知欲娶之者為南人，遽□倍其值，居為奇貨，議遂不諧。

一夕，某晤湯於酒樓，告以雲仙之貌，湯立招之。雲仙知湯在坐，詭云回家，辭不至。越日往訪，遷矣。旋為某偵知，詢以前夕何不至，雲仙曰：「君識湯乎？余不欲見之，此後幸勿以余之蹤跡告。」詰之，終不言。某以其言告湯，湯曰：「是殆余前所典之婢歟？」詳述其貌，果合。光緒庚子，拳匪亂後，聯軍駐天津，恐妓之患梅毒也，設局驗之，雲仙累絕而蘇，深以為恥，不數日，從一賈人去。

楊氏賣娼異國

楊氏女，順天人，僑居廣州，色美而足纖，幼聰慧，善文翰。嘗從其兄習武藝，所用銅練二，右手重九斤，左手重八斤，嘗持之以舞。解音樂，能捶洋琴，口誦曹一士「仁親以為寶」文，頗合節奏。及笄，矢志不嫁，父母以鍾愛故，許之。析產所得，視諸兄並，從以四婢，異屋而別居。

某富人女好作男裝，一日，與女遇於某園，談次甚洽，自是即時相過從。嘗偕女泛舟珠江，招花旦某侑酒，旋與通。無賴子某豔其色，挑之，不從，拳之，應手而倒，諸惡少遂不敢近。乃狂游無度，斥產供用。久之，金盡。時父母皆物故，諸兄薄其行，無拯之者。貧不能自存，乃鬻身為妓，居南關增沙廣惠客棧。

會有某甲者，富而奢，一日，與遇，為之脫籍，以六千金購屋於□六浦，居之。其性豪侈，用常不給，時蓄去志。居一年，見甲之慳吝益甚，設計與博，甲屢負，積逋至萬金。而女每次罷博，即令甲以所負之數登載簿籍，將持之以為他日索還之地，甲不知也。惑其承事之謹，益壁之。日馳甲游香港，先令人往賃某旅館。既至，見廳事太廣，令棧夥購湖縐數匹以圍之。棧夥以綠色者進，弗悅，別購緋紅者，而以綠縐分贈各夥。

不數月，女遂有外遇。甲大忿，控之英官，女侃侃對簿，求斷離，並呈甲所書賭欠簿冊。旋有人勸甲償金而縱之去，乃如數與之。

女旋往安南，入牌館，為知客。有土豪負館友債，不償，女與館友暱，忿之，為毆土豪，幾斃。然女以是故，知犯眾怒，乃返港賃屋，與美少年某私，因得恣所用。比至困乏，乃約同赴南洋，時光緒丙戌也。而某少年者，實鬻之於紅霞，【地名，屬穆拉油，距新加坡二日程，為妓者有人無出。】使為妓。女見狎客之非其偶也，日夕求死。鴇母頗憐之，謂予弗強汝接客，第勿在予家死，當鬻汝於庇能，【英之屬地。】以俾予得汝身價，女允之。既至庇，媒家遂得善價。庇有官署，乃保護婦女者，居民稱為新審。女往籲，求從良，竟得請。自是旅居庇，賣淫者二年。

戊子，女歸港，寓石街某號二樓。二婢亞微、亞靜，感其向日還以身契之義，遂相約不嫁，連袂事之，仍為夜度娘。旋嫁某商為小妻，即居二號樓。而大婦知之，奔往譴責。女頗以禮事主婦，而大婦欲削其鼻，女乃毆之，大婦傷。某商至是亦悲，令大婦回家養病，棄女。女亦自願離異，因下堂，仍操舊業。旋識文士某，某固貧，日久而不給於用，遂絕跡。

女自是獨處無俚，吸鴉片自遣，益貧，婢亦辭去，賴度曲以自給，一曲資三角。未幾，港官下令逐流娼，乃回廣州。以淫蕩不禮於兄，因至雅荷塘盲婆家，為索索手。以盜盲婆物，發覺，被逐。至是衣食俱絕，乃持歌板至穀阜花舫，伺客筵將散，在船頭度曲，其聲悽楚。旋得病。辛丑八月初五日死於廁，葬之義塚。無何，某至廣州，聞女死，哀之，訪叢葬地，得之，為植碑，題曰恨塚。

秋玉蟾賣娼異國

我國人之商於日本神戶者，所居為南京町，其地無女閩。光緒壬寅，忽有閩妓秋玉蟾者至，僦屋而居，以賣淫為業。時年甫□九，美而豔，髮可鑑人，效倭妝，梳高髻，並以善歌聞，且凡琵琶、月琴、木琴、胡琴、風琴以及笙簫笛板、鉦鼓鑼鈸，靡不精。以是為日本人所賞，應召奏技，所獲纏頭資，三倍於日本藝妓，夜度資須日金二百圓，月入殊鉅。然悉以貽其所歡日人某，不自享也。

玉蟾本左氏女，父母歿時，年僅□二，喜習音樂，為戚某所略賣。自入京師，隸樂籍，技益精。□六，轉徙至滬，名大噪，賓客紛沓，而日本人亦有眷之者。久之，與日本一不名一錢之浪人某暱。會有富家小欲納玉蟾為室者，乃索富家子巨金以與某，而卻其請。富家子大怒，與之絕，播其事於人，由是狎客咸裹足，負債纍纍。計無所出，遂從某至神戶，為所迫，理舊業。某坐享其所入，偶拂意，輒鞭箠隨之。數年，擁巨資矣。旋病肺，不能應客，某遂捲其所有而去。華僑亦怒其貽祖國恥也，弗之恤。未幾，以病死。

洪奶奶與婦女暱

滬妓有洪奶奶者，佚其名，居公共租界之恩慶里，為海上八怪之一。客有張某者與之暱，面首也。初訂交，即流連經旬，不使歸。張之父，短衣而禿帽者也，聞之，往叩其門，拘之去。然洪之怪不在此，所狎之男子絕少，而婦女喜與之暱，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，洪為之魁。兩女相愛，較男女之狎媾為甚，因妒而爭之事時有之，且或以性命相搏，乃由洪為之判斷，黨員唯唯從命，不敢

違。

有妓曰金賽玉者，適人矣，與洪有同病，遂挾巨資出，易姓曰陳，居九江里。與洪衡宇相望，為洪所惑，盡喪其資斧，幾不能自存。洪之服御奢靡，揮霍甚豪，固皆取給於所歡之婦女，而得於陳者尤多也。

與洪暱者，初僅為北里中人，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紛紛入其黨，自是而即視男子為厭物矣。有花筱紅者，初亦妓也，美而豔，名大噪，嫁萬某為妾，頗相安。未幾，即有人為之介紹，與洪為莫逆交，時誕子未彌月也，遂以此得病而死。

林秀珠笑容可掬

滬妓之後於四大金剛而崛起者，有一人曰阿彌陀佛，以其面團團而笑容可掬也，故名，實為北產之林秀珠。初在天津，依南班之鴛婦阿桂，因被挈至蘇。稍長，仍至津。光緒庚子，以拳亂徙滬，善歌，工應對，達官貴人多暱之。

小林寶珠之榮哀

小林寶珠，滬妓也。貌不甚揚，以歌勝，客趨之若鶩。侍酒之局，日以百計，每至即歌，歌已即去，時有拈「曲終人不見」之句以贈之者。用是博纏頭無算，臂釧纍纍然，肘為之不曲，衣一日數易。光緒壬寅夏，染時疫，暴亡。臨危，猶高歌《目蓮救母》一折。既殞，為之市槨，而客有以楠木所製者贈之。未幾，又一客以一具至。及發引，則有「誥封宜人」「晉封恭人」等銜牌導之以行。

張純卿私通圍人

張純卿，滬妓也，獨以淫著，時人呼之曰九花娘。妓之私通圍人，實自純卿始。卒以驕奢淫佚之故，逋巨債，無所償，奔天津，不知所終。

李蘋香楚楚可觀

滬妓李蘋香者，當塗人，實為黃鉞之裔。嘗從其父宦松江，繼而居嘉善。貌楚楚可觀，能作小詩。適劉氏。有潘某與之私，被挈至滬，初為野雞，旋擢么二，晉長三，名曰金蓮。後又嫁人復出，則并姓而易之，為謝文漪矣。其以蘋香著名時，達官名士爭趨之，頗為某封翁所賞，封翁之子孫亦有往來，尤與其孫暱。事為封翁之眷所聞，召之往，罰令長跽謝過，大狼狽。既出，語人曰：「吾為妓，顧我者皆客也。彼自陷於聚麀而責我，我豈能於客之來者，先索觀三代履歷而後延之耶？」

楊妃榻肥白如瓠

滬有鴛曰楊妃榻者，為粵寇洪仁玕寵姬楊淑真之女，咳名曰亞珍。仁玕死，從淑真遁，輾轉至滬。淑真初本為妓，至是，遂重理舊業，亞珍亦隨之應客，以肥白如瓠，人遂以楊妃榻稱之。未幾，亞珍挾之以遊津，稍稍積金資，蓄養女雪香、三寶，復姓為洪。尋又還滬，以虐養女案被人告訐，乃遁而之杭。

傅彩雲久著豔名

有傅彩雲者，久著豔名，一曰曹夢蘭，蘇州名妓也。年三，依姊居滬。吳縣洪文卿侍郎鈞初得大魁，銜血歸，一見悅之，以重金置為筵室，待年於外。祥琴始調，金屋斯啟，攜至都下，寵以專房。文卿持節使英，萬里鯨天，鴛鴦並載。既至英，六珈象服，儼然敵體。英女主維多利亞年垂八，雄長歐洲，尊無與並，彩出入椒風，獨與抗禮。維多利亞嘗偕其並坐照像，時論奇之。文卿代歸，從古京邸，與小奴阿福姦，生一女，文卿遂福留彩，寢與疏隔。俄而文園消渴，竟夭年。彩故與他僕私，至是遂為夫婦。居無何，私蓄略盡，所歡亦沮，仍返滬，為賣笑計，改名曰賽金花。蘇人公檄逐之，轉至津門。雖年逾三，而豔名不減曩昔。未幾南下，復張豔幟於滬。

光緒庚子重入都，築香巢於陝西巷，啜八國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。瓦欲肆殘殺，宛轉陳說，保全至多。性俊爽，客至，掀簾出，神光四射。其裝束日必數易，有見之者，謂此一賽金花，彼亦一賽金花也。出必以馬，見者稱之為賽二爺。京師經庚子之亂，娼業大衰，乃集群鴛，為之手疏章程，斟酌社會情狀行之。其所居與謝珊珊望衡對宇，一時親貴，趨之如鶩。嘗蓄雛妓六，中有名蝶芬者，花嬌月媚，尤傑出，內務府某特愛之，暇輒往訪，纏頭之資不靳也。彩知其意，迫使度夜。蝶以齒釋哀免，不允，數凌虐之，鞭笞無完膚。不堪其毒，遂仰藥死。乃裸而裹以蘆席，瘞後院隙地，賄左右，無敢言者。某至，聞其死，傷悼不已。詢之同輩，大疑，乃續識一雛妓，使之燒阿芙蓉，以言詭之，得端倪，即驅車返。次日，使僕報五城公所。時掌中城者為丁之棣，率番役往掘屍身，驗之，鱗傷體腫，怒甚，乃將彩帶索，送刑部，於是瑯瑯枷鎖，俯首而入犴狴矣。後有大力者出，為之極力運動，刑部定讞，謂蝶之死實自盡，彩遞回原籍而已。

先是，文卿未第時，為人司書記，居煙臺，與妓愛珠有嚙臂盟。比再至，已魁天下，遽與珠絕。珠冤痛累月，竟不知所終。過市門者，指狀元之第曰：「得非霍小玉冥報李郎乎？」

光緒己亥，樊雲門方伯作《彩雲曲》云：「姑蘇男子多美人，姑蘇女子如瓊英。水上桃花知性格，湖中秋藕比聰明。自從西子湖船往，女貞盡化垂楊樹。可憐宰相尚吳縣，何論紅紅兼素素。山塘女伴訪春申，名字偷來五色雲。樓上玉人吹玉管，渡頭桃葉倚桃根。約略鴛鴦三四，未遭金刀破瓜字。歌舞常先菊部頭，釵梳早入妝樓記。北門學士素衣人，蹀躞毬場訪玉真。直為麗華輕故劍，況兼蘇小是鄉親。海棠聘後寒梅喜，待年居外明詩禮。兩見瀧岡墓草青，鴛鴦絃上春風起。畫鷁乘海上潮，鳳凰城裏并吹簫。安排銀鹿娛遲暮，打疊金貂護早朝。深宮欲得皇華使，才地容齋最清異。夢入天驕帳殿遊，闕氏含笑聽和議。博望仙槎萬里通，霓旌難得彩鸞同。詞賦環球如繡虎，釵鈿橫海照驚鴻。女君維亞喬松壽，夫人城闕花如繡。河上蛟龍盡外孫，房中鸚鵡稱天后。使節西來妻奉春，錦車馮嫫亦傾城。冕旒七綉瞻繁露，繫敦雅得西王意，出入椒庭整瓊佩。妃主青禽時往來，初三下九同奉戲。妝束潛隨夷俗更，語言總愛吳桂媚。侍食偏能饜海鮮，書報亦解繙英字。鳳紙宣來鏡殿寒，玻璃取影御牀寬。誰知坤媪山河貌，祇與楊枝一例看。三年海外雙飛俊，還朝未幾相如病。香息常教韓壽聞，花頭每與秦宮并。春光漏洩柳條輕，郎主空嗔梁王揣。祇許大夫驅便了，不教琴客別宣城。從此羅帷怨進索，雲藍小袖知誰託。紅閨何日放金雞，玉貌一春鎖銅雀。雲雨巫山枉見猜，楚襄無意近陽臺。擁衾總怨金龜婿，連臂猶歌赤鳳來。玉棺畫下新宮啟，轉盼王郎長已矣。春風肯墜綠珠樓，香徑還思苧蘿水。一點雙星照玉臺，樵青婉變漁僮美。總惟尚掛鬱金堂，飛去玳梁雙燕子。那知薄命不猶人，御叔子南後先死。蓬巷難栽北里花，明珠忍換長安米。身是輕雲再出山，瓊枝又落平康里。綺羅叢裏脫青衣，翡翠巢邊夢朱邸。章臺依舊柳絲毵，琴操禪心未許參。杏子衫痕學宮樣，枇杷門榜換冰銜。吁嗟乎，情天從古多緣業，舊事煙臺那可說。微時菅蒯得恩憐，貴後萱芳成棄擲。怨曲爭傳紫玉釵，春游未遇黃衫客。君既負人人負君，散灰扃戶知何益。歌曲休歌金縷衣，買花休買馬騰枝。彩雲易散琉璃脆，此是香山悟道詩。」

玉芙為蘇某所眷

光緒壬寅、癸卯間，京師名妓最著名者為三芙蓉，銀芙、玉芙、金芙是也。蘇某眷玉芙，既出都，耿耿不忘。越三載重至，玉芙殞矣。或語蘇曰：「某肆有玉芙褰衣，君出銀幣二圓購之，葬陶然亭香塚側，勒碑記其事，亦佳話也。」蘇然之，奔走數日，無所得。有語蘇者曰：「某君言妄也，豈有褰衣而列肆出賣乎？」蘇乃止。

金菊仙為吳彥復所眷

彭香雲，武進人，稍長，游滬，著聲北里，當時所傳金菊仙者是也。所居為層樓，出則驅駿馬，擁轎車，攬轡絕街衢，訪賢豪不得。久之，得廬江吳公子。

公子名保初，字彥復，武壯公長慶仲子也。光緒乙巳夏五月，大譙諸名士於滬上之酒樓，聞菊仙名，招之。座客爭索曲，菊仙哀歌激楚，乃咯血。翼日，病大作，門巷蕭條，而彥復至，憫之，奔走求醫。病愈，菊仙鍵戶謝客，獨約彥復為清譚，語及家國狀，菊仙輒流涕，如是者半月。

海上名姬風重身價，有私適客者，院中人或嗾父母訟諸官。菊仙憂之，陰牒長官，杜其變，左右及彥復皆不知也。一日，屏人白其志，彥復歎曰：「吾妻悍，不克歸，旅居懼弗給，子其能處此耶？」菊仙嫣然不復道。當是時，菊仙年已二□四，海上兩巨公爭出萬金求菊仙，菊仙笑曰：「吾所欲者，大丈夫耳，烏用此巨金！」一日，偕彥復出，飲酣，從谷請曰：「君客況，妾所知，今方六月，客適妾金已數千，至八月，且萬，請以此益君。」彥復笑曰：「吾所欲者知己耳，他奚愛焉！」菊仙毅然曰：「君若此，復何待！」竟同車歸，客適置弗顧，時六月六日也。彥復自為《天賦因緣記》紀其事。

菊仙既嫁，復彭氏，更名媽。彥復以書法篆刻授之，自是媽名遂播公卿間。而彥復貧益甚，海內人士被武壯澤，無過問者，媽之囊裝罄矣。久之，彥復走天津，怏怏不樂，自署曰臞公，媽則旦夕歌笑慰解之。居三年，貌益澤，嘗曰：「吾得媽，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。」已而彥復病，媽割臂肉療之。陳伯嚴嘗贈彥復以詩云：「酸儒不值一文錢，來訪臞公漲海邊。執袂擎杯無雜語，喜心和淚說彭媽。彭媽不獨憐才耳，誰識彭媽萬劫心。吾友堂堂終付汝，彌天四海為沈吟。」

陳某設妓寮

京師桐花莊等班房屋，為戶部書吏陳某舊產。某既盡售其舊業，漸貧窘，乃自設妓寮，沾溉夜度資餘潤以餬口，蘊香小班是也。

胡寶玉久著豔名

胡寶玉為滬妓之久著豔名者，本姓潘，小鏡子外嬖之女。小鏡子以咸豐癸丑從劉麗川戕官據滬城被誅者也。寶玉美而豔，善修飾。其為妓時，初曰林黛玉，嘗嫁甬人楊四，未幾下堂，乃易姓名，旋游嶺南。及歸，則置紅木几案於室，遂為北里之倡。

是時，達官富商、王孫公子皆趨之若鶩。客之豪者，為蔡某卿、梅道欽、楊子京、宋子蘊、李桂泉、孫葵石、李頌芬諸人，而寶玉猶以為未足，乃時挾鹹水妹驅車出游，從習英語，更效鹹水妹之額髮下覆。語成，遂別闢一西式器具之室，以研究外交，碧眼黃髯兒時或盈座矣。

又久之而與伶人遊，如楊月樓，如黃月山，皆莫逆交也，而尤與侯俊山暱。亡何，俊山還都，寶玉思之不置，乃北走京師以就之。既而俊三不堪其嬖，遽疏之，始踴躍南下，仍返滬，理舊業。或曰，寶玉素與武旦黑兒善，黑兒往析津，即附汽船往訪之。既抵津門，眾客皆紛紛挈具而去，寶玉獨從容櫛髮，細勻鉛黃，妝竟，循梯而登，倚舵遙望，若有所俟。逮至日昃，意中人始策蹇而來，乃匆匆僱肩輿以俱去。旋即回滬。

寶玉既返滬，狎客之多，不減於昔。日夕伺客，則環視座中，擇其最能揮霍者，獨與之厚。一旦取盈，即舍之，別擇一客，亦如是，而隨手輒盡。蓋挹彼注茲，皆為年少貌都者所分得者也。潮州人郭綬之尤為所嬖，被錮於室者年餘。無錫張某，亦其一也。又有某學徒者，嘗至其家，置酒宴客。寶玉疑其為窺人子，密詢座客，其年俸固不及錢□緡。寶玉曰：「彼何作此豪華？」客曰：「慕卿而至耳。」席終，學徒置下腳費四金於几，寶玉遽納還之，曰：「子宜留以自用，此間非善地，不宜至也。」

光緒丙午春，寶玉以所蓄雛妓紛紛遣嫁，而自適一陳姓者以去，距生於咸豐癸丑，已五□四歲矣。嫁之日，乘彩輿，鼓吹前導，路人咸嘖嘖羨之，曰：「胡寶玉後福不淺哉！」乃甫踰月而又下堂，群見其高車駟馬招搖過市矣。

長沙八大妓

光、宣之交，長沙堂班有八妓，皆負盛名，好事者均有一字之褒，今僅記其七。楊佩蘭曰技，沈白蘭曰戲，周寶釵曰色，文素娥曰倩，甘鳳珠曰~JCVII;，冷秋雲曰冷，花月紅曰簾。簾者，狀其內媚術之態度也。

賽淶江悅某孝廉

賽淶江者，醴陵女，不知誰氏，少隨母淪落為娼，以色傾一縣，故名。某孝廉新舉於鄉，文名藉甚。女故有才藝，通書史，見之，相慕悅，要以白首。久之，某有桂林之行，將別，謂女曰：「吾有婦在室，又行急，不能汝攜，姑俟之，必謀取汝。」女諾，遂行。時女母已死，不復有所迫，乃為閉門計，賃居一複室，深自匿，遊客罕睹其面。以是家益落，恃鬻簪飾衣服以自給。念某遠涉，不常有書至，每自傷而泣。或常數月病，至於憂愁憤鬱，但日飲亡何為醉忘而已。鄰嫗素與往來，莫聞其語也。

會某亦落拓，人或短女於某，勸某且絕慮，自是某書益不至。女自分見棄，不復欲事人，益耽飲，一釀率盡汾酒二斤，病益劇。適某有舊僕將之某所，告於女，許為通其意。女以為難，然不無萬一，冀其迎己，乃以綠染薑，鹽漬而曝乾之，為大裹，使僕雜其家物以進。某得之，果疑，問僕，僕曰：「此曬綠薑也。」某悟為女所為，急馳書至，未至而女死。死之日，移寄戚家，貧無餘物，某少年為醜□金斂葬之。遺一女，大類某，旋亦夭死。

楊蘭官負盛名

宣統末，無錫有妓曰楊蘭官者，當時巨擘也，與王、蔣、謝三姓同為北里世族，稱四大家。家有畫舫，大而精雅，几淨窗明，可設綺筵二三席。舟皆泊於其家河房之下。往遊者必豫訂，屆時，自河房登舟，由芙蓉湖過黃婆墩，至惠山浜而開宴。筵資雜費，約須銀幣五□圓。其肴饌，視蘇之燈船所有，實遠勝之，最著者魚翅。若在夏夜，必泊舟小尖以納涼，洗盞更酌而後歸。【光緒中葉則泊於醬園浜。】蘭官負盛名，生涯尤盛，評錫山風月者，每首屈一指焉。

王西神嘗語金奇中曰：「蘭官姿色雖在季孟之下，而性柔媚，善酬應，喜與人昵語，酒闌燈地，娓娓不倦，聞者輒為之心醉。」又言無錫女閩，元、明時在綺勝街，【即五里香勝，俗稱五里街，在西門外之惠山、錫山之麓。】兩旁飛樓傑閣，日夕笙歌，翠袖紅妝，時掩映於湖光山綠間，浦長源詩所謂「出郭樓臺三四里，遊人不得見山容」，及錫諺所謂「惠山街，五里長，踏花歸，鞋底香」者是也。至國朝而物換星移，皆徙附郭之地。自光緒中葉以後，則皆於北門城下，列屋而居，蓋以其間有繭市、米市，商賈雲集，便於招徠也。

蔓菁光豔照人

瞞精，蒙古妓也，生長和碩特，肌肥理膩，光豔照人。善琵琶，能作夷曲舞。通漢語，唱伊涼曲，聞者壯之。光緒某歲，陳南村出塞時，嘗見之，以瞞精二字音同蔓菁，且瞞精為西域之蔬，味甘美，似內地蘿蔔，因為易其名曰蔓菁。南村，名鼎，四川蓬溪人。

窗上使老

西藏女子，皆塗面如戲中小丑。某大僚駐藏時，嘗微服出遊，見一傅粉抹脂者，詢之，名妓也，身價甚高，招之不能即至，問其名，則「窗上使老」四字也。大僚召之，即呼為倉場侍郎，後頗有沾此名者。